



北国风

大咸菜

□李平

东北人喜欢在一些名词前面加上“大”字,比如:大葱、大酱、大糙子、大馒头、大饼子、大头菜、大萝卜、大棉袄……所以,理所当然,咸菜就被叫成“大咸菜”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生活习惯。在饮食口味上,讲究南甜北咸。东北人家腌制的大咸菜,一个字:咸。

东北人吃不惯南方的咸菜,淡了吧唧,甜了吧唧,没滋寡味。当然,南方人也吃不了东北的大咸菜,杀舌头,呛嗓子,齁得慌……南方人好奇心夹些东北大咸菜放嘴里一嚼,哇,如同不能食辣之人,乘兴吃上一口辣椒,立马就拼命喝凉水、罐饮料,大呼上当,一年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,再也不跟东北大咸菜较劲。

东北人家过日子,谁家都要腌制大大小小好几坛子大咸菜。秋季放在仓房里,入冬挪进厨房。一年四季,大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。东北人吃咸菜,是因为鲜菜不便储存,更因为喜欢吃咸菜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、代代沿袭。

印象中,大糙子粥、大咸菜是我家的家常饭。面对经常出现的大糙子粥和各样大咸菜,高兴时,父亲就笑呵呵地说:“嘿,不错呀,四个菜呢……喝几盅!”于是,真的就着大咸菜喝上几蛊烧酒。有时赶上心情不好,父亲则皱着眉头说:“又是大糙粥大咸菜,唉……一辈子不吃都不想!”这时,母亲就会嗔怪几句:“走道吐血——狂狂!饿上你三天三夜,你会跟猪抢食吃……”把我们吓得“咯咯”直乐。

腌咸菜多在秋季进行,基本上,啥菜都能腌成咸菜,我们村就有人家腌出了土豆咸菜。但是,主打咸菜要数“芥菜疙瘩”我们叫它咸菜疙瘩,腌好腌透后,能存放一年不变质,很多人都用小缸腌。吃时,切成细条,再拌上香油或辣椒油,又脆又香。来年秋季,腌新芥菜疙瘩,就把陈的切成条晒干用酱油泡一泡就能吃。会过日子的人家,把腌芥菜的盐汤在锅里熬一熬,蒸发一下水分,用来腌新芥菜,能省一点盐,但是,芥菜疙瘩的口味似乎差了一点。很多人家腌芥菜疙瘩时,喜欢在上面腌一些芥菜缨子。芥菜缨子炖豆腐,是绝配,特别鲜香,曾是我家的保留家常菜。



腌咸菜。

东北大咸菜林林总总,五花八门。大头菜、胡萝卜、大葱、辣椒等切成细丝,拌上盐,这叫“大咸菜”;鲜红的辣椒剁成沫,拌上盐面和味精,这叫“辣椒沫子”;茄子蒸熟,剖开,中间夹上盐捣蒜泥,是“蒜茄子”;角瓜切块蒸熟,每两块中间夹上盐捣蒜泥,这是“蒜角瓜”;韭菜花剁成沫,拌上盐面和味精,叫“韭菜花子”,适合吃面条、面片、疙瘩汤,涮火锅最合适。

我们最爱吃“油咸菜”和“酱包咸菜”。

望文生义,“油咸菜”就是放了油的咸菜。将芹菜、黄瓜丝、茄子丝、豆角丝或豇豆角等焯熟,用炸熟的豆油和酱油拌好就成了,一般人家是很少腌的,就是腌了,也腌不多少。那时,人们的肚子里都缺少油水,因此,见到有油的大咸菜,都会奋不顾身。油咸菜就那么一点点,总是最先被吃光。

母亲腌的“酱包咸菜”最好吃。大头菜的块根直接生腌;芹菜、辣椒、豆角等要焯熟,装进纱布口袋里便于取用,放入酱缸,腌透的辣椒,酱色,咬一口,里面能滴出油来。酱包咸菜好吃,但是,腌过咸菜的大酱,味道就寡淡了许多。后来,母亲想出了绝招:把咸菜放进坛子里,盛几碗大酱倒进坛子,再加一些浓盐水,这样,既腌出了美味的酱香咸菜,又不影响大酱的味道,只是“白瞎了”几碗大酱而已。

诚然,鸡、鸭、鹅蛋咸,那是高档咸菜。可是,在我的童年甚至青年时期,谁家都舍不得多腌要换钱贴补生活,而且,都要可着老年人享用。因此,我们把各类腌菜叫做“老头抠”!

在百姓的思维中,盐是力量的“源泉”。小孩子刚会往嘴里扒拉饭,大人就培养他们吃咸菜、酱的习惯。所以说,东北人吃东北大咸菜,那是绝配,天搭,完美组合!

生活中,总有一盘一盘的大咸菜挥之不去。即使桌上摆着大鱼大肉、山珍海味,吃起来也似乎少了点啥玩意……对了,就是少了大咸菜!

扫描
关注

黑龙江古代的“丝绸之路”

□冯前明

开拓中西交通的西北“丝绸之路”上,远去的驼铃声至今人们仍在聆听。可是,曾踏破荒原千里雪、连通东北广大地区、莽莽苍苍绵亘恒久的“黑龙江丝绸之路”,您了解多少呢?

您当然知晓“郑和七下西洋”、海上日月朗照的历史佳话。但也不应忘记,曾率舟师船队、洋溢着北方民族刚强沉郁精神的“亦失哈十下黑龙江”。

据专家探源考证,历史上有一条“东北亚丝绸之路”,古代,这条横贯东北大地,遥遥数千里的漫长交通线,沿东流松花江,连接黑龙江中、下游,直抵黑龙江入海口的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和北海道。沿途驿站达到七百余处,无数蹄窝,辙痕融入山川。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,为典型的平原河川,它的自由式曲流,留下了宽阔而平展的河道漫滩,既有水路、陆路可通,又可利用冰雪以狗爬犁、马爬犁往来,路路畅通,四时咸宜。这样的交通线,不仅在我国交通史上独具特色,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。

这条气势恢弘的交通线,形成年代久远,曾经有多种称谓,如唐代“黑水道”、辽、金时期的“鹰路”、元代的“狗站”、明代的“海西东水陆城站”等等。居住在松花江流域,黑龙江中、下游广大地区的土著民族,利用这条交通线运送土、特贡品,称作朝贡道;而历代朝廷出于安边、招抚目的,则以金银饰物、粮米、丝绸、棉帛作为“赏赉”,传播中原文明。到明代交通线鼎盛时期,《明实录》记载朝贡者“络绎不绝,动以千计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卷七)。及至满载而归,“行李多至千担,少亦数百”(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九五)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条交通线又可以称为古代东北黑龙江的“丝绸之路”,其规模盛况,足以与我国西北的“丝绸之路”,西南“茶马古道”相媲美。至少在一千五百年间,它承载着向东北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。而金王朝据有北中国后,东北地区与关内黄淮广大地区成为一统天下,更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与东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。

连接“东北亚丝绸之路”的“黑龙江丝绸之路”,《黑龙江省志·大事记》早有记载:早在公元前2249年(帝舜25年),分布在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肃慎先民就曾派使者前往中原地区,向华夏部落大联盟的首领帝舜贡献“楛矢石砮”。这应该是“黑龙江丝绸之路”的开端。从古老的边疆少数民族水陆通道到唐代渤海国境、辽代海东路、金代鹰路、元代东北路、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、清代黑龙江将军丝绸之路,以及发生在这些驿路路上的温庭筠《送渤海王子归国》、鹰猎、微钦二帝“北狩”、《永宁寺碑》和《重建永宁寺碑》、赏乌绫等,都是有史可证。“黑龙江丝绸之路”以不争的史实说明,黑龙江流域同黄河、长江流域一样,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

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标志“黑龙江丝绸之路”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。明太祖朱元璋曾宣称:“蒙古,色目,虽非华夏族类,然同生天地间,有能知礼义,愿为臣民者,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”;朕既为天下主,华夷之间,姓氏虽异,抚养如



一”。并且多次阐述“圣人之治天下,四海内外,皆吾赤子,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。朕君主华夷,抚御之道,远迩无间”以及“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,人民皆朝廷赤子”等理论观点。朱元璋对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,采取“累加诏谕”的“柔化”政策,自辽东都司建立以后,居住在松花江、牡丹江、绥芬河以及黑龙江流域等地的“海西、建州、野人女真诸酋长悉境来附”。明永乐7年,又设置努儿干都指挥使司,北控黑龙江下游的锁钥地带,亦失哈率舟师船队沿驿路巡边、开丝路巅峰,就是明朝政府一系列治边措施的产物。

驿路代表邮政从古至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道路,丝路代表过去和现在中国连接亚欧大陆的发展道路。明太祖朱元璋说:“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,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。”海西东水陆城站由古驿路延续而来,至明永乐年间,承袭改建为横贯东北腹地的交通大动脉。据《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》记载,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起点为海西底失卜站(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西拉林河畔花园屯古城),沿松花江、黑龙江而下,直达终点满洲站(今穆棱河口北岸东距努儿干城约5里处),全程5000多里。据史载,宋金时代,在这条古驿路上,两国使者、各族商旅络绎不绝。

明永乐9年(1411年)至宣德8年(1433年),亦失哈以饮差大臣身份,出使努儿干地区达十次之多。亦失哈,女真人,通女真语、汉语,为明朝内廷督知太监,后镇守辽东太监府。无论是北巡固边、文明教化、商贸往来、部族交流,都离不开一个“通”字,是以通为本。这也是古代驿路丝路的本来面目,国脉所系的真实内涵。

首先是通政。沿着这条古驿路,亦失哈率大型船队、千名官兵,多次巡视出航至黑龙江下游地带,运输大批“赏赉”物资,进行“宣谕”和“安抚”,给边疆地区注入中原王朝的强大影响,为维护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社会安定的“大一统”立下大功。历史学家论明之亡,有“明亡始于辽亡,辽亡影响明亡”的精确之论。明以稳定东北而长治久安,最后又以失东北以致亡国。与此相反,清以蓄力东北而得天下。

明太祖朱元璋曾宣称:“蒙古,色目,虽非华夏族类,然同生天地间,有能知礼义,愿为臣民者,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”;朕既为天下主,华夷之间,姓氏虽异,抚养如

其次是通民。沿着这条古驿路,亦失哈代表朝廷安抚边民、苦夷,“赐男妇以衣物、器皿,给以谷米,宴以酒食。皆踊跃欢心,无一人梗化不率者”,推动了努儿干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断融合。特别是亦失哈在特林两建永宁寺,传播华夏文明,“修文德以安之”,以永宁寺为中心,成为各族欢乐的大盟会,从而使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,相互拥有某种精神上的认同感。

第三是通商。沿着这条古驿路,亦失哈把丝绸、粮食、金银等大批物品,用船输送给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、赫哲人、费雅喀人和苦夷人等,又把边疆各族的海青、貂皮、东珠、马匹等带回内地,加深中原与塞北的经济交流,促进朝贡贸易更加畅通。中国的丝绸成为“虾夷祸”,远销日本等国,扩大了东北亚地区的海外贸易。

据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《东鞑纪行》所记,1809年,间宫跟随费雅喀人绕行黑龙江入海口的归途中,经过原明奴儿干都司所在的特林,可远远望见耸峙崖岸上的永宁寺碑,费雅喀人即于船上恭行祭拜。《东鞑纪行》卷下:

在此江岸高处,有黄土色石碑两座。林藏从船上遥望,看不清有无文字雕刻。众夷至此处时,将携带之米粟、草籽等撒于河中,对石碑遥拜,其意何为?不得而知。

“对石碑遥拜”,这是费雅喀人在亦失哈建庙立碑之后,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认同,一种精神仪式,一种灵魂烙印。

黑龙江地区由于地广人稀,气候严寒,朝廷规定驿站由当地卫所头目直接管理。每站设站户20左右,有卫所头目指派民户承担。“百姓之差,驿递为重”,秩莫卑于驿官,事莫繁于邮务”。苦寒、劳顿、孤独、悲怆,然而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,他们把雨雪、阳光、风霜都看老了。

遥想当年,亦失哈率舟师船队沿海西东水陆城站这条古驿路,把东北大地和其她陆地联系起来,这真是伟大的壮举。它与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南北呼应,延续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血脉,记录着中原大地与东北边疆政通、民通、商通的漫长进程。

首先是通政。沿着这条古驿路,亦失哈率大型船队、千名官兵,多次巡视出航至黑龙江下游地带,运输大批“赏赉”物资,进行“宣谕”和“安抚”,给边疆地区注入中原王朝的强大影响,为维护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社会安定的“大一统”立下大功。历史学家论明之亡,有“明亡始于辽亡,辽亡影响明亡”的精确之论。明以稳定东北而长治久安,最后又以失东北以致亡国。与此相反,清以蓄力东北而得天下。

明太祖朱元璋曾宣称:“蒙古,色目,虽非华夏族类,然同生天地间,有能知礼义,愿为臣民者,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”;朕既为天下主,华夷之间,姓氏虽异,抚养如

岁月回响 SUIYUEHUIXIANG

五河

□墨凝

五河的上游叫四河,下游叫六河、七河……大河每流经一个村落或一段距离,就有一个新的名字。这些数不清的小河流都是通肯河的支流。通肯河全长180多公里,流域面积8120多平方公里……

通肯河流经我儿时村庄的那段,叫五河。可以说,五河是我童年时成长的乐园。五河在村西拐了个镰刀形的弯儿,拐弯处河水清冽,流速舒缓。阳光就像碎了一河的音符,在变得细腻的波纹中抒情;蜻蜓在清新的空气中,无声飞过。中午的河岸上,我们都变成了泥猴子,全身涂抹黄泥巴,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我们呲牙咧嘴,吓唬岸边吃草的老黄牛,老黄牛似乎已司空见惯,依然慢腾腾咀嚼着。扑腾扑腾我们跳进河里,“哞哞……”身后是老黄牛意味深长的叫声。

靠近村头,五河辽阔起来,河水更加清澈,望得见河底黄色的砂石。几个女孩喊着歌谣“蚂蚱、蚂蚱你过河,东打鼓,西打锣……”几个小女孩在河岸草丛中采来蒲公英,就往蹲头村头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堆里跑,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堆里,有她们的母亲、姑姑、姨娘、姐姐……她们要把这鹅黄的小花儿,插在亲人的头上。河边洗衣服的大姑娘、小媳妇,用棒槌在石头上锤打着衣物,天上的彩云倒映在水中,她们就像捶打着满天的云霞……

秋天,水凉了,不能下河洗澡了,我就跟在父亲的身后去河边割蒲草,此时的蒲草比夏季更加葱绿,蒲草的果实是酱色的蒲棒,酱色的蒲棒被父亲用镰刀割下,几个一个束捆起来,我抱在怀里。回到家,一束束的蒲棒被插在屋檐下,慢慢风干,直到正月十五撒灯才取下来,蘸上柴油,一根根点燃,插在雪堆上,插在冰冻大地的缝隙中……从院中一直插到大门外,五河蒲棒撒下的灯火,燃烧得持久而明亮。

五河的岸边生长着一簇簇河柳,河柳及其柔软,微风一过,五河挑逗似的泛起浪花,河柳蜻蜓点水般刚刚碰到水面,浪花便远去了。

那一年奶奶病了,瘫在了炕上,爷爷没日没夜地陪着奶奶,从没做过饭的爷爷,学会了做饭,炒菜,编筐。吃过晚饭,收拾完锅碗瓢盆,爷爷拿起挂在屋檐下的镰刀,走向五河,从五河两岸割回几捆柳条,然后坐在屋檐中央,一边照看着奶奶,一边就着窗户照射进来的月光,编织大小的柳筐。然后把这些柳筐分给左邻右舍的乡亲……抱柴禾、装土豆、苞米、装干菜……都用得着这些柳筐。最小柳筐只有拳头大小,一个个挂在爷爷家的屋檐下,像一朵朵生活的浪花,生动着乡村寂寥的时光。

我上初中的那一年,小村开始在五河里沤麻秆,小鱼小虾被沤麻秆的气味呛得浮出水面,五河开始浑浊。河边再也听不见母亲的棒槌声,也听不见女孩“蚂蚱、蚂蚱你过河”的童谣……河边婀娜多姿的河柳不见了,却突兀地隆起了几座坟包。沿河走向的大坝被挖得支离破碎,河岸坡被牛羊践踏得板结,顽强生长的小草,干干巴巴地在风中颤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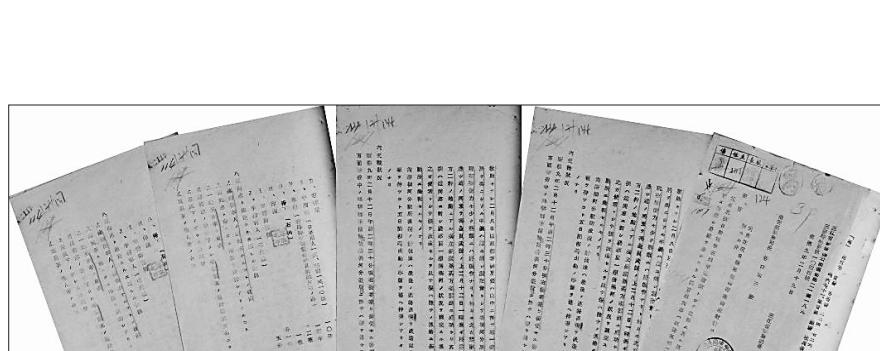
五河日渐消瘦,瘦得冬天也无法在打出溜滑,更无法在冰面上打尜儿,可五河的脉搏顽强地跳动着,拳头大小的一个泉眼,咕嘟咕嘟不断往外冒着清冽的泉水,这眼泉水就像五河气若游丝的生命,流淌着希望。

今年8月,离家多年的我,回到了故乡,又见到了梦里流淌的五河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五河不知何时获得了新生。一条充满生机的大河,河面比从前任何时期都辽阔,河里飘着蓝天与白云,河道两岸一排排挺拔的白杨,给人仰望的高度。倾听五河浪花欢快的絮语,我真想一个猛子扎进河里,尽情畅游……



日伪档案记载赵尚志牺牲经过

□戴伟



日伪档案中记载的赵尚志将军遇害内容。

军牺牲时年仅34岁。

此外,该档案还详细记载了判定赵尚志的依据:“1.逮捕后本人自供是赵尚志。2.身上带有赵尚志的印鉴。3.同伙王永孝谈到过。4.赵尚志的旧部下李华堂及其他降匪3名的认定。5.左眼下有月牙形的枪伤。6.相片和她的相貌相符。从前说赵的左眼是假眼,经证实不是假眼,据李华堂说,赵尚志左眼不是正常的,但有一些视力。”伪三江省警务厅送交伪治安部警务司的物件有:“1.赵尚志的首级。2.相片:A.赵尚志上半身像;B.赵尚志全身像;C.王永孝的首级;D.缴获品。3.赵尚志的印章。4.任职权。5.赵尚志携带的物品:手榴弹1个,皮手榴弹包1个,考尔特一号手枪一支,枪套1个。”

这件档案,为我们还原了赵尚志将军为民族独立、国家昌盛和人民的自由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壮烈一瞬。

石磨盘和石磨棒

□辛玮

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牛场村西南,西距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故城址4公里。遗址坐落在牡丹江南岸一级阶地上,前临盆地平原地带。海拔约为200米。遗址面积南北长300米、东西宽200米。1958年秋,黑龙江省文化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,揭露面积为60平方米,出土文物千余件。

遗址地层较为单纯,可分三层。表土(耕土)层,深15~30厘米,无遗物